

致 艰 难 岁 月



□ 晓萍

1982年,我18岁,高中毕业。那年我参加了父母所在单位的招工考试,成为一名会计,至今已过了整整22年。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。在1990—1995年间,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最艰难、苦涩、灰暗的岁月。工作多年了,由于没有会计专业的正规学历,工资提不上去不说,参加会计职称考试也屡屡失利。丈夫单位又倒闭,生活陷入困境。我的情绪曾一度低落到了极点。有好多次,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,望着远处发呆,感觉前途是如此的渺茫,生活是如此的没趣。如果没有记忆中的那些人和事陪伴着我、激励着我,或许我走不到今天,更谈不上拥有现在的幸福生活了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上午乘车去市里查自己第三次参加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分数。其实,单位人事处有专职人员负责职称考试报名、查分、领取资格证书的工作,但由于我想早一点知道自己的考试情况,所以,早早地东打听西打听,一听到分数出来了,就一个人偷偷去市里查看。我查分数的那一天,是一个灰雨蒙蒙的日子,像是一个不好的兆头,果然又没通过。下午我本来还有

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,要把30个二级核算单位的报表输到电脑里,生成合并报表,交给总会计师第二天开厂务会用,可是,那时我的精神已经全垮了,一回到家就倒在床上,再也不想起来。丈夫已外出打工,留下我和上幼儿园的孩子,我的苦楚向谁倾诉?了解我的,知道我底子差,家务负担过重,要想通过考试是很不容易的;不了解我的,说我脑子就是笨,做会计还是少根弦。我几次请求财务处长将我调换到车间去当一个辅助记账会计算了,因为我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,但处长认为我心细又有耐心,参加工作时间长有经验,而且接受新事物比较快,就是应考能力差点,所以她一直把我安排在财务处的重要岗位上。

就在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时候,家里的闹钟“当当”敲了两次。两点了,已是单位下午上班的时间。我这个人心里一向搁不住事情,也从来没有因为心情不好影响过工作,所以一骨碌爬起来,饭也没吃,就上班去了。当我打开财务处计算机房的门时,我发现一份完整的单位合并报表已摆在了桌上,顿时,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。我知道是处长替我把报表做好了,因为计算机房只有她和我有钥匙。

利用下午空闲时间,处长找我促膝谈心。我说出了心里话:“考了三次,都没有通过,真是无脸见人。”处长安慰我:“没关系的,吃一堑长一智吧。以后事务性的工作安排你少做一点,让你有多一点时间看书。都考到这份上了,千万不要气馁,振作起来,相信你一定会通过的。”

有了处长在工作上的支持,精神上的鼓励,我第四次报名参加了会计师资格考试。这一次,我没有去偷偷查分数,因为我感觉已成竹在胸了。果不其然,那一次我如愿拿到了会计师资格证书。或许有人会说,考了这么多次才通过,怎么还好意思在这里说,但我想要说的是,会计师资格证书拿到手,我对会计这门学问仿佛突然间就开窍了,或许是功到自然成吧,再也不觉得会计知识的枯燥乏味,而且对进一步学习有了信心。之后几年,我通过自学

考试拿到了会计本科文凭,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,并且在我符合条件评高级会计师的那一年里,又顺理成章通过了高级会计师的考评。

处长不仅在工作和学习上支持我、鼓励我,在生活上也处处给我以照顾。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,报销时处长看我买的是座位票,就问我:“要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,很辛苦的,你怎么不买卧铺票呢?”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想报点出差补助,这样可给孩子省下一个月的奶粉钱。”“你丈夫不是在外打工吗,难道他没有给你寄钱回来?”“他外面开销很大的,工资又不高,而且我们双方父母那边都需要资助,他的钱已所剩无几,我能省就省点吧。”“哎,怪我工作没做细,真难为你了。”处长叹了口气,我以为处长只是同情我,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

1994年5月19日,那是一个值得我永远珍藏的日子。那天是我的生日,丈夫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:“真对不起!这次生日只能让你和孩子在一起凑合着过,等以后条件好一点,再给你补一个吧。”那天快吃晚饭的时候,我正暗自伤神。不想,处长领着同事,手里拎着蛋糕笑哈哈地走进了我家:“你爱人不在,我们来给你过一个更热闹的生日。”接着就送了一个厚厚的红包给我,说是大家的一点心意。晚上我坐在灯光下打开红包,整整2 000元钱。要知道,那时我的月工资是320元,这2 000元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,半年的工资啊。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,同事的深情厚谊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这2 000元钱,帮我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光。

虽然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富足,有了高级会计师职称,当了单位财务处处长,拥有180平方米的宽敞、明亮、舒适的住房,家庭和睦幸福,但那一段艰难、苦涩、灰暗的岁月,却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每每忆起这段经历,我心里就有如沐春风般暖暖的幸福感,正是这种感觉,让我懂得,该以怎样的态度、怎样的情怀,面对会计,面对生活,面对人生。

责任编辑 刘黎静